# 尚書箋

# 顧命弟廿四　周書十五　尚書卷廿四

王氏集注并箋

**顧命**　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鄭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回首曰顧　箋曰不見其人則顧成王將崩太子出使在齊故飭三公六卿以傳重之言待其還而告之若太子在當同受命不必諸臣代告也太子十入迎侯宜有聘問出使之事春秋書會首

戴亦其類也

**惟四月哉生霸**霸从說文引漢書同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至此三十年**王不釋**釋从馬本漢書作豫東晉本作懌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甲子王乃洮頮**頮一作靧　漢書引作洮沬東晉本作洮頮水　馬曰洮洮髮頮頮面也鄭曰洮頮爲濯澣衣成事也

**相被冕服凭玉几**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冕元冕　箋曰凭依几也鄭衆周官注云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元冕以朝日於東門天子聽朔之服左右玉几黼依南向之位用覲禮也覲禮天子袞冕負黼衣然則冕袞冕也元冕聽朔或用酢席彫玉几唯有右几則周禮謂之彫几不得

專玉几之名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
毛公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故大保居首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箋曰老臣不名名奭者蓋大保非常官名以別之下云大保帥西畢公帥東則召畢二伯出毛稱公是一相衞封國在夷王時康叔不稱衞侯此未知何侯何以入朝也唐韻以彤伯爲成王支庶其庶兄弟與
師氏虎臣箋曰師氏中大夫司王朝居虎門之左虎臣虎賁下大夫在路門之右
百尹御事箋曰百尹御事朝官當直者
王曰烏呼疾大漸惟幾箋曰漸沈幾汔也氣微將絶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箋曰臻薦通用字亶也易曰水臻至彌終

也終畱不去也言我也誓立嫡之名禮曰諸侯之子未誓謂元子釗猶未立也恐不得待其還故作顧命

**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

**奠麗陳教則**爰曰奠定也麗離也憂也定民憂禍除紂虐政也則法也陳教法以文治也言文武開國文治武功如日月重明也柦譚說武王至牧野甲子旦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瑞

**肆肆不違**篆曰肆肆隸通用字肆又通遂此肆肆爾雅作遂遂作也陶陶遂遂敏慎之兒不遵天人之心也俗讀云教則肆肆不違

**用克通殷就大命**通就從漢石經東晉本作達集篆曰通殷者所謂通三統言

相雅代為天子在后之詞敬迓天威詞从馬本說文同　馬曰詞共也　箋曰后繼體君也詞讀若侗而不愿孔安國說以為未成器之人與童通用迓當為御威命也御天命為天子也成王自言幼小卽位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箋曰逾讀為媮孫星衍讀昏為泯弗興弗悟箋曰悟覺也爾尚明時朕言箋曰時承也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箋曰此命太子之詞天子之政大不過此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勖贛于非幾勖贛从馬鄭東晉本作冒貢　馬曰贛陷

也

箋曰此兼命諸臣也亂治也以與也非違也幾謂疾革大漸惟幾也言人之所以自治者威儀也我疾雖困當自力以正終不卒于婦人之手爾諸臣無與釗勉蹈我以違禮而終蓋成王疾篤勉遷正寢恐諸臣及太子歸時或奉還內已不及知因豫命焉故羣臣受命遂綴衣也徐幹說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

**兹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既一作郎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箋曰衣讀若斧依朝位也王在路寢諸臣或侍疾或聽政公卿羣吏皆旦夕在朝設斧衣南向之位諸臣大夫屬焉謂之綴衣因以爲掌王服位之官名也王未崩無容陳衣且小斂陳衣常事不足記也

**越翼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引翼作翌東晉本無戍从馬本白虎通鄭

眾引同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　箋曰生稱成王因以爲謚美之也翼日言其得正終白虎論書曰成王崩天子稱謚別尊卑異生死也**大保命仲桓南宮毛**

**俾爰齊侯呂伋**班固書引南宮髦　箋曰特命二臣垂愼之也世家齊太公子丁公呂伋許愼書伋謚玎公左傳作緻俾使爰引也伋送太子二臣引之蓋太子先使齊**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箋曰二執戈者蓋虎賁氏下大夫二人王儀衛也百人扈蹕在國之常儀南門鎬京南門所謂長安洛門也自臨淄還京道由雒邑於門外迎侯具威儀乃入**延入翼室**

**恤宅宗**宅蔡邕引作度　箋曰翼室殯宮夾室始不梁闇也班固典引正位度宗

天子爲宗主雖在恤其居宜嚴 **丁卯命作冊度** 箋曰子釗不宜㛐日入南門其奔喪還時大斂久矣此丁卯承上乙丑自記國中事命者太保命也顧命之冊當親書之但命史作其長短之度耳 **粵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 箋曰伯相二伯一相三公也不言公者欲明三公皆主之不言三公者著內外之職重其事也士司士掌王朝者材材武勇士備侍衛者須待也選以待用下執兵大夫士是 **狄設黼衣綴衣** 黼衣東晉本作黼扆此從漢石經 箋曰狄樂吏龠師之屬禮君喪復時狄人設階常時几筵有專官大喪改命狄也前已綴衣此加設黼衣故兩言之立政以綴衣爲官名此以綴衣爲屏蓋門屏也王位歸闈

黼依遂兼設羣臣朝位焉綴衣衣亦展也設二依者一爲先王位一爲新王位前綴衣在路寢此在禰廟二綴皆當爲贅贅猶繫也綴赤色下云綴純是也

牖間南鄉敷重蔑席黼純

說文引敷作布蔑作莫馬曰蔑纖蒻鄭曰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蔑析竹之次青者箋曰緣謂之純司几筵斧依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有三重此不加繅席者喪事簡唯加一重席而已蔑席黼純即彼次席黼純也郭嵩燾說此周公制禮以來初行王喪及新即位之禮故詳記焉

華玉仍几

鄭曰華玉五色玉也箋曰仍因也吉事授受凶事先設左右玉几

西序東鄉敷重厎席綴純

馬曰厎青蒲也鄭曰此旦夕聽事之坐厎致也

蔑纖致席也　箋曰厎席莞席也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異其純亦變也綴純卽繢純綴繢皆赤色也用其席在西序則非旦夕常坐也葢王受顧命冊之坐人子升降不由阼階故於西序用賔字冠者之禮上玉几王正位下東序王酢席西夾王退坐之席皆爲新王設之非神事故減加席**文貝仍几**箋曰莞席右彫几彫卽文貝與**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鄭曰豐席刲涑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　箋曰豐席藻席五采蒲蒻編之司几筵酢席加藻席畫純右彫几**西夾南鄉**箋曰西夾堂下之夾或謂之夾室新王自西階升降爲設席以顯之亦以優之使得退息之**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

**几**馬曰筍笠箬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玄紛純以玄組爲之緣

箋曰司几筵無此席几以王在喪故特制之**越玉五重**馬曰越玉越地所獻

玉也　箋曰越於也五玉諸侯之摯自入[illegible]之故加于五重五等也覲禮入門奠圭於庭

王命之升乃升堂此先設蓋在階間**陳寶**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　箋曰

冠西坫房中陳服此無服故陳實**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敎虞書典謨

是也弘大也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箋曰大訓洪範琬圭以象德琰圭以除慝皆九寸弘

璧玉人所謂璧羨度尺好三寸則亦九寸而羨一寸爲一尺耳云皆尺二寸未聞此皆出

命諸侯所用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蔡邕引顓頊河圖序洛書緯皆作杼　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琱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若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　箋曰大玉大圭不執故曰玉以對五玉也夷玉天府所出玉寶凡喪陳皆曰夷墨子書天命文王河出錄圖符瑞志周公寫青龍玄甲圖

肩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鄭曰肩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　箋曰鼖文王辟雍鼓舞衣亾國之戒

非爲宲也大貝鼖宜生所獻紂亦以爲戒耳此西房皆周之受命之寶兌藎殷相傳說也記引說命作兌命和堯時官名弓藎幷用以射日者垂舜共工此東房皆先代法物

**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

贅東晉本作綴　鄭曰大路玉路贅次也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　箋曰贅讀爲綴赤色象路也象路朱建大赤以朝故在阼階面玉路以祀嗣位傳重故與冊命同在西階皆以非常法記之

**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馬曰不陳戎路者兵車非常故不陳之鄭曰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不陳金路革路木路主於朝祀而已　箋曰

禮器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巾車云象路七就然則先路非象路之名先路蓋天子前車次路天子後車也不陳金革木路者金路三公之車天子禮賓始乘焉革木主于戎田皆非天子廟中之事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鄭曰赤黑曰雀言如爵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　箋曰司右上士二人上士爵弁服太右在路門之左路門一人曰畢門

四人騏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騏東晉本作綦鄭馬曰騏青黑色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即今之鉤戈戟　箋曰日落時謂之戺落時戺限也戺外階爲戺故字从戶已此四人即司右下士四人也騏弁艾色周尚赤故次于雀弁殿之上士

則綦弁與詩曰編衣綦巾謂宋人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戉立于西堂鄭曰劉蓋今鑱斧戉大斧序內以前曰堂籑曰執劉執戉皆戉右也戉右中大夫二人鑱斧以椎鑱之斧斧無刃若今金瓜戉右掌革路革路不陳右仍倍位所以示嚴備東堂序外堂也南向正堂旁東西序外亦爲堂以陳禮器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籑曰戣从戈許慎說爲兵蓋戈柄施刀瞿文从隹蓋漢金吾刀龍雀爲飾之類與執戣執瞿齊右也齊右下大夫二人掌金路金路不陳而陪位也立垂者東西階至東西堂之廉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說

文引作鈗篇韻無鈗字鄭曰戣子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閩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篗曰一人執鈗虎賁氏也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一蓋在門外側階北堂之階也襍記曰入自闈門升自側階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篗曰孔安國說麻冕緇布冠也士冠初加之服其衣十五升布同冠色禮始加緇布冠服元端有三等裳嗣王將代故依冠禮用士冠服凡朝祭君臣同服示有壹尊也故卿士皆麻冕惟以裳爲異冠有三等裳襍裳爲上謂王世子諸侯世子有二種裳也王世子黼裳諸侯世子蛾裳黑與白謂之黼繡斧文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鄭曰蟻謂色元

也卻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箋曰蟻裳蓋纁蛾結以別黼文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箋曰太宗太宗伯芮伯也彤者黃赤色黃裳也大夫長子冠之服避黃正名故曰彤裳易曰黃裳元吉嗣君初立之裳接神者以宜服焉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馬曰同者大同天下鄭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冒同酒杯　箋曰由阼階者承顧命為主人也上宗宗人長王諸父諸兄之有爵位未出五服者方廷瑚說漢書郊祀志六同作六鍾同鍾通用字許慎說鍾酒器也依冠禮當以觶異之故用同虞翻言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

訓言天子副璽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鄭曰御猶鄉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箋曰就王階也曰皇后憑王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箋曰父曰皇考故君曰皇后以康王未親遺命言其馮王几爲末命以鄭重告之嗣訓者訓嗣之言已書于冊故不述焉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箋曰弁樂也成王致太平天下大樂王當循其政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箋曰能讀如柔遠能邇之能而亦能也旁注字誤入

其以云者受命之詞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詫上宗曰饗

詫一作咤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卻行曰詫于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　箋曰此兼用冠喪獻酢儀也詫非古字當作宅奠也宿進也三進受爵冠儀也一進就蓰再進蓰西坐三進筵末坐以梱祭醴三故三宿三祭也建梱坐奠爵一詫賓荅拜冠者奠觶于薦東二詫此三者已喪不啐醴遂奠之上宗曰饗以神依王如依尸故勸强之王乃舉祭之而仍不啐故多一奠爲三詫也又饗乃卒爵卒爵乃有酢

大保受同降盟

箋曰不受瑁瑁以朝諸侯王遂執之

以巽同秉璋以酢

箋曰秉璋者秉璋瓚也記曰王執圭瓚大宗執璋瓚瓚以挹鬯上不

言主瓚及卣皆以此見之授宗人同拜王荅拜箋曰同尊故不奠于
地然則爵名同者君臣同無異飾也宗人掌裸事小宗伯大保受同祭嚌
宅箋曰嚌酒至口也宅卽詫字正文上改作詫此不改傳爲者不分今古文耳虞禮酢
者卒爵此正酢反嚌之而遂奠爵者初喪主于哀也王卒爵示受命大保嚌示在喪一進
一退禮之曲而致者記自諸侯以下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
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不言王禮盎王有損益也大保不飲而必自酢者自比于冠
實示已受命於成王非敢於廟冊立新王授宗人同拜王荅拜箋曰
宗人以同降不言者可知大保降箋曰降就其位王當降自阼階收諸侯

出廟門俟箋曰收諸侯者揖諸侯使退也蓋進曰揖退曰收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箋曰正門謂之應門畢公爲東伯則呂伋不爲伯皆布乘黃朱白虎通引作黼黻衣黃朱紼箋曰布者庭實十馬其一朱尾鬣今四黃者公侯多唯二公左右長各一馬入故四馬皆朱賓稱奉圭兼幣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箋曰賓讀爲擯奉圭者二王後宋魯禮也兼幣者諸侯禮束帛加璧也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

辤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箋曰曰擯者詞也

**王義嗣**

箋曰亦擯者詞也義讀若儀毋佚曰不義爲王王擬嗣者謙不敢言嗣王擬嗣而已諸侯初朝將荅其拜故言王義嗣也俗儒以嗣位云嗣德則不詞

**德荅拜**

箋曰德讀若登覲禮擯者延之曰升故此云登也升成拜王荅拜下云皆再拜是成拜之事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箋曰不云太保暨畢公者太保芮伯蓋同在應門左畢公衛侯同在右故專以左明右言非相向揖進乃前者揖後人耳論語曰揖所與立左右手傳擯之禮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馬曰羑道

也　箋曰大受道順言受命順天道恤愼也也西土本其所自興惟新陟王箋曰陟假也記曰告喪曰天王登假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箋曰畢協賞罰大誓文彼協又作𠂇畢又作必言賞罰悉當也戡克也定功致太平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箋曰六師六卿也春秋作三軍爲立三卿張施也皇美也王卽位施美政於六卿言異于百官聽于冢宰之禮俗儒以下言熊羆之士謂六師爲六軍云文王受命則有六師之制天下大卞而欲張皇其兵威非也無壞我高祖寡命箋曰壞敗也高祖蓋太王也寡命自小國起而上天下之命也周以文王爲明堂之祖又謂之爲祧祧不爲高祖也

顧命弟廿四

康王之誥弟廿五　周書十六尙書卷廿五

王氏集注并箋

康王之誥本紀云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鄭曰獨舉侯甸男衞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朔要服國遠既事遺之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崩之惟予一人釗報告箋曰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今在正朝不可用喪稱又非純吉故稱名也喪禮受弔稱名昔君文武丕

平箋曰言太平之業由文武也富不務咎司馬說務在節儉無多欲箋曰富謂天下殷富也務讀爲王之不極厥咎霧厎至齊馬讀齊絕句箋曰厎致也齊齋也富而不務咎者由王致其至齋之心所謂節儉毋多欲也信用昭明于天下箋曰信用猶允惟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箋曰專言熊羆士者周封諸侯多以伐紂之功恐太平輕武故言此以起內外如一之義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箋曰端直也上帝古受命之帝也直命上帝猶言告敕于帝謂敕正帝之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箋曰在存也立

侯伯以顧
在天子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
箋曰
伯父
三公大國之稱不曰伯伯舅者主荅太保芮伯
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相及顧安謂相顧念
受顧命立
王輔相之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箋曰此勞勉庶邦各使
歸國也爾先公久有國
亦爲宗臣今爾在外
當有以輔導王室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箋曰恤愼也鞠穉也
言奉愼文武之美若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鄭曰羣公主謂諸侯與
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
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引無反　鄭曰王釋冕反喪服朝臣
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

皆斬衰　箋曰汪中說在喪釋服而朝祀周公所制天子國君之通禮也殷則冢宰代虛故伊訓伊尹祀先王方明而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孔子以爲古之人皆然明周不然也蓋周公以已輔成王致流言因而改之於是朝委裘擁孺子焉春秋傳在喪聘會七十入事禮記君薨世子生祀宰宗人皆裨冕又曰執玉不麻士喪禮筮宅朝服凡喪卜皆皮弁朝服含琀亦朝服皆既事而反之

康王之誥弟廿五

柴誓弟廿六　周書十七　尚書卷廿六

王氏集注幷箋

柴从鄭引說文同司馬作肸又作獮

**柴誓**　大傳作鮮東晉本作費　箋曰世家云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段玉裁說柴卽粃字从米比聲作米北聲者非玉篇又作粜王鳳喈說柴爲魯東郊在今曲阜地費邑在汶陽去曲阜三百里非此柴也今謂柴卽費地此周公既薨奄蒲姑淮夷徐戎興兵而魯公禦之於柴

公曰大傳曰周初淮浦徐州並起爲寇伯禽伐之于鮮作鮮誓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 箋曰禮記曰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伯禽之封在周公七年還政之後周公薨淮夷徐戎之謀復奄土故序曰伯禽宅曲阜又曰葬周公作亳姑亳姑奄君名知淮徐叛爲奄也是時已封魯爲二王後備九賜得專興師成王在周二國起兵乘喪伐魯不及請命故伯禽有爲爲之而起師焉司馬以爲在管蔡反時則魯未封曲阜毛奇齡等以爲奄再叛則周公致太平不及二年而有大兵尤非也嗟人無譁聽命徂茲鄭曰人謂軍之士及柴地之民 箋曰譁讙也徂往也茲猶哉也徂哉往柴地哉魯方七百里柴則

魯東鄙矣爲今兖沂交界之地沂東則徐也淮夷徐戎並興箋曰淮夷淮浦近海之夷昔繇所變之地徐戎徐州之戎以州州舉者說文郤郗下邑也魯東有郤城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郡國志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善敹乃甲冑司馬敹作陳鄭曰敹謂穿徹之箋曰善敹云云所謂治兵也兵每歲二月治之將用又敹焉善繕敹理也此方敹則在國也甲戍乃至柒耳冑兜鍪也世本云杼作甲敿乃干無敢不弔說文引敿鄭曰敿猶繫也弔至猶善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厲乃鋒刃無敢不善箋曰鍛小治也厲旱石也鋒兵耑也刃刃堅也今惟淫舍牿牛馬說文引今㸰牿牛馬

鄭曰牿讀爲梏梏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腳
使不得走失　箋曰淫舍大屋也牿牛馬牢
也爲大牢郊外總牿諸牛馬然後以
賦諸軍言事急先須總集牛馬也

**杜乃擭**

**斂乃穽**

杜又作敫說文引擭斂　鄭曰山林
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
遮獸擭柞鄂也　箋曰雍氏春令爲阱
擭秋令塞之此時秋也民方塞阱擭

**無敢傷牿牿之傷女則有常刑**

箋曰牛馬大牿亦
在郊外恐因杜穽
傷之常刑者比觸君
命及傷人當剕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

鄭曰
風走逸也臣妾廝役之屬　箋曰妾有學女
于給事者逋亡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
謂之風有臣妾者東郊不開國都震動人民
避兵兵士乘衆強而驚誘奴僕故有逋逃

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司馬祗作振　箋曰祗當爲振動也警動之使不得過其部伍商度賚之者度其多少輕重而賚賜之常刑者盜攘亦剿刑也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　箋曰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乃司馬作爾說文引糗作餱馬曰大刑死刑　箋曰時具也委積之粟謂之峙詩曰以峙其粻魯人三郊三遂司馬遂作隧　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

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 箋曰百里之國二十里分三郊每郊地七里不足環城四面四七二十八里而爲一郊故或曰郊三十里或曰郊七里也其外三十里之地分三遂則十里一遂環郊四面四十里爲弟一遂郊之內無采邑天子五倍其遠爲六鄉六遂其制同也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 箋曰郊遂皆築者爲重阻複壘以限戎馬

無敢不供女則有無餘刑非殺鄭曰無餘刑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眾隸舂槀不殺之 箋曰無餘刑非殺此不詞方懼以刑而先告以非殺既不足威眾且何須自釋乎此葢經師訓詁誤入正文

魯人三

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及及从司馬東晉本作多非——鄭曰茭乾芻也箋曰芻刈艸也女則有大刑

## 柴誓弟卄六

尚書廿六

甫刑弟廿七　周書十八　尚書卷廿七

王氏集注幷箋

甫刑鄭曰周穆王以甫侯為相

惟呂命王呂鄭作甫司馬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鄭曰甫侯受王命入為三公　箋曰許愼說昔大嶽為禹心膂之臣故封呂侯徐廣曰呂在南陽宛西受王命誥諸侯下當有王若曰今曰命王與祖己訓王同序曰訓夏贖刑呂本夏三公以夏典告王王因以訓夏故稱引之享國百箋曰享國百折內九十三國地也贖刑先行於折內乃頒之天下年旄旄班固引作眊東晉本作耄司馬貞享國百年云

穆王即位春秋五十立五十五年崩箋曰年旄者在位久即事見多知重刑無益故改制也壽百年不必記耄不加刑非稱天子之詞

**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詳刑從鄭引東晉本無詳也鄭曰詳審察之也詰謹也馬曰度法度箋曰荒治也詳善也詰吉也亦善也大宰掌刑典以詰邦國司寇詰四方皆欲民之善也內刑所以威有苗今大平既久宜去此慘酷更爲善法使四方咸得自寬服

**王曰若古有訓**

箋曰若古者曰若稽古之書聖人順天之訓也承甫命順之而作訓嫌肉刑自古不可除

**蚩尤惟始作亂**

馬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也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

箋曰蚩尤始作五兵乃有

剸割之慘故曰始亂史記云神農氏世衰諸
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大戴記孔子曰蚩尤
庶人之貪者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
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
造五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逸周書蚩尤
宇于少昊以臨四方乃逐赤帝爭于涿鹿之
野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箋曰延施也寇暴
也既造五兵則平
民挾利器可
獨身爲寇｜

**鴟**

王符引作消
鄭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
馬曰鴟輕也
善劫奪人｜箋曰鴟鈔宜臏者大

**義**

箋曰義
傳說決鬬梁踰城郭而畧盜者臏
古儀字
匹也陳壽祺說以大戴記誘居室家有君子
曰義誘居室家謂男誘女者有君子謂女以
財產招夫者其刑宜宮大傳
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宮也

**姦軌**

軌從鄭引
東晉本作

宄箋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敓攘撟虔**
姦宄盜攘人者剸也姦軌其重者
敓從大傳說文引同撟從鄭引東晉本作奪
撟 鄭曰有因而盜曰攘撟虔撓攘左傳虔
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箋曰
攘亦强敓也謂攘臂解衣以力脅人大傳曰
降畔寇賊劫畧敓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上**苗**
言民有此罪後因而制刑墨輕刑故不及
**民弗用靈**禮記引作匪用命墨子作否用練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
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
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惡堯興又
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
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
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人
道 箋曰苗民據後黜絕而稱之九黎之君

在少昊之世蓋爲司寇主治寇賊而不用善治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箋曰曰于也制五等用刀刃之刑于法謂著爲刑書也平民以刀兵害人亦以刀兵纖剿之而制肉刑殺戮無辜箋曰其先以禁有辜其後以戮無辜是爲不用善也爰始淫爲劓刵椓黥鄭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于臯陶之爲　箋曰刵當爲刖下所云剕辟也上言殺則大辟劓劓辟椓宮辟黥墨辟五刑備矣夏侯等以劓刵椓黥爲臏宮割頭庶宮劓當爲宮割或宮閉或割勢也頭庶煮藥涅其頭面也椓去陰之刑也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

制其無罪者者　箋曰越茲猶從此也并相從
也差貳也有辭有訟者既定刑書則不原其
情同罪者　民興胥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
無差等　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
興犯漸　箋曰胥漸　涵涵棼棼罔中于信涵
相漸于刑　也漸漬也　從
王充引班固　以覆詛盟箋曰言刑勝則俗薄
引涵涵紛紛　雖詛盟猶反覆不信
虐威庶戮箋曰民不信則諸侯相欺陵虐方
用兵威多殺人民故曰庶戮
告無辜于上王充引方作旁上作上帝箋
日方並也兵死尤爲無辜則訴
顓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箋曰刑法也無
頊　馨香之德爲法
于發聞惟腥箋曰聞謂政令也腥犬皇帝哀
民　豕殠人神不歆之氣

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

鄭曰皇帝顓項箋曰皇帝君天下之帝謂堯也上戮民則或殺無辜民相報則虐威殘害

遏絕苗民

箋曰竄三危以遏絕之

無世在下

箋曰竝其民而分北之不使後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箋曰重黎羲和也堯時分方典諸侯絕地阻絕王命之地天通者通于天子也降下也格枝拒也無有降命而見阻格者言政刑皆統於帝諸侯莫敢淫刑也楚語說天地不通爲民神襍糅家爲巫史顓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事神既非逕天又非苗民之罪與制刑無洮鄭據爲典謬矣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匪常矜寡無蓋

墨子

引此在有辭有苗下匪常作不尚無蓋作不蓋　饕曰墨子說謂不畏高明不侮矜寡也

羣后諸侯常謂常在勢位蓋謂爲所覆壓

**皇帝清問下民矜寡**

馬曰清問情訊也鄭曰皇帝堯也　饕曰淸察也羣后無蓋故天子能察問矜寡趙岐以帝爲天非也正義引鄭注以上皇帝至降格皆說顯頊此皇帝以下乃說堯則羣后十四字宜著此與墨子本同疑東晉本移之

**有辭有苗**

饕曰有苗已無世矣下民猶訴有苗甚言肉刑之毒害也肉刑本有苗所制蓋自少昊時懲蚩尤之暴而欲以威民與自王朝未爲巨害也諸侯各子其民行之境內有忿爲殘黠者至堯時光被四表德敎廣遠乃以象刑代之循不能遽去也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惟威從禮記引

墨子同　鄭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乃命**

**三后恤功于民**墨子引命作名　箋曰恤慎功事也**伯夷降典**

**哲民以刑**哲從馬大傳作悊陶潛引作制　大傳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緐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緐也書曰伯夷降典哲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刑也馬曰哲智也　箋曰降下謂頒之于邦國刑法也明智之民以禮為法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箋曰爾雅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凡名山大澤不以封則諸侯莫敢阻固以害民也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箋曰降播者行邦國教種蓺也農和也殖之為言厚其生也以

嘉穀代肉食則人性和亦以惜物命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箋曰殷中也制禮分土教稼嗇欲使彊弱衆寡皆得其中殷墨子引作假說云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故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爰制百姓于刑之衷爰衷從梁統引東晉本作士中箋曰百姓百官也官府各有條律寺是制其衷以教祇德箋曰祇敬也刑所以警人修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箋曰穆穆賓于四門之美也上謂帝廷也明明臣之輔常者下謂庶邦也灼灼明也天子制刑之意明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箋曰勤讀爲瘽病也念也惟以德勤念民之故乃明

于刑之中箋曰明布刑律之中乃所以勸民德率乂于民箋曰率循帝之刑典以治于民棐彝典獄箋曰獄亦訟也下曰訟聽訟曰獄獄言諸侯之法臣輔常道以主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箋曰訖止也富厚也非止于威民當至于厚民敬忌罔有擇言在躬箋曰忌畏也禮記注云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于身孫星衍讀擇爲殬敗也言民敬畏法而無怨讇之言在刑官之身至公故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箋曰克肩也天德生民之德元命善命也配享在下箋曰天以生人爲德刑官用善命能生人則在下可配獻大也王曰嗟四

方司政箋曰司政諸執政之臣不戒其君者君君罔兼于庶獄也典獄非

爾箋曰言不可自主惟作天牧箋曰牧養也惟受民于天而代養也今

爾何監非時伯夷箋曰監視也所當視者豈非是伯夷乎言當先禮也

播刑之不迪其今爾何懲箋曰記曰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使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迪進也言施刑不能迪民則爾又將何以懲惡明重刑之無益也舊以伯夷播刑連文夷未典刑禮記注以不為衍字言施刑之道皆非經意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箋曰刑不迪民則必虐威如苗民所為矣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

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箋曰庶威眾典獄者奪失也貨財也民求免刑則必賂獄故威又失于貨上虐下貨則有罪者免無辜被刑故亂也上帝不蠲降咎于苗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天禍誅之箋曰上帝皇帝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箋曰辭罪也苗民妄罰無罪乃自絕其世有位者所宜慎王曰烏呼念之哉伯父箋曰伯父二伯之稱須法改制故飭二伯此下專戒王朝宗臣以輔導嗣王也伯兄仲叔季弟箋曰兄弟小大諸侯也詩曰宜兄宜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箋曰子孫嗣君也言此法可傳子孫也孫星衍以爲穆王壽考有孫行在位非也天孫

子與臣不敘族庶有格命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日又作曰箋曰爾斥諸侯子也由用慰安勤瘽也無不用安民之道以日勤念民爾無有徒以刑戒民而不勤念之天齊于民矜我一日矜从馬東晉本作俾馬曰齊中也矜哀也箋曰矜哀其一日之過失楊賜引作假說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思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非終惟終在人箋曰言人之典獄能制人生死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箋曰言侯國輕刑亦所以迎天奉王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箋曰畏當爲威休欣也雖有威勿用

威雖刑措
勿以爲喜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箋曰三德一
三后之德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箋曰禮記注
云蔿億曰兆其寍惟永王
曰于來有邦有土于東晉本作吁　馬曰于
於也　箋曰于來者以此
命往告敕之也有土王
子弟卿大夫都邑君告爾詳刑在今司馬
云女
詳爾安百姓箋曰爾以此何擇非人司馬作
刑　　　　刑頌于官府　　　　何擇非
其人墨子書作女何擇吉人　箋曰先審擇
刑官王符說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順天心
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何敬非刑司
故國家存亡治亂在明選而已　　　　馬
作非其刑墨何度非及司馬釋度爲居及爲
子引非作不　　　　宜與馬曰度造謀也

箋曰言雖別立法度何不及于堯時蓋堯
以苗民方頑故不廢肉刑之法而以畫象代
之別增贖樸流宥爲九等今直除肉刑用
金贖則唯有四等刑以世輕重也歐陽尙書
有造獄事謂此也墨子說能擇人而
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兩造具
備師聽五辭造又作遭　箋曰造讀爲曹獄兩曹在廷東一不具則不聽師
士師也五辭罪人五刑者小犯亦不聽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司馬
釋孚爲信　箋曰簡刑書也所告罪名信合于刑書則正以其罪禮記注簡誠也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箋曰不簡謂不用舊法但罰之罰罪之小者五
罰不服正于五過箋曰不服謂訟者堅以爲故出人罪則並訟刑官也

五過之疵箋曰疵者下謗其上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求從馬東晉本作來馬曰求有求請賕也箋曰官同僚權相牽引反謂報恩怨及故爲讎異內有內援貨以賄求以情官獄則有故反內獄則有行賄及求請者其罪惟鈞其審克之克漢元帝引作核司馬云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箋曰五罰唯故出耳故入入則苗民虐威麗刑非此用輕典所有審劾之者五過當別議不在此制內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箋曰上審劾恐其縱此審劾則更寬矣簡

孚有眾惟緢有稽緢從說文引司馬作訊東晉本作貌　箋曰言疑赦之意也緢緢也緢從囟聲故書或爲訊刑書信其罪又與眾共之以三刺訊而考之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司馬聽爲擬具作共　箋曰記曰有指無簡不聽謂三刺之後眾以爲不合刑書則不聽治其罪明一人之不能妄指人當共嚴俾天之威命慎刑罰墨辟疑赦司馬墨作黥夏侯歐陽辟作罰大傳曰非所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　箋曰辟法也墨當爲剽周讀如墨漢讀如黥殷以前亦謂爲黥也疑者昔罰今直赦之而已其罰百鐉鐉從大傳司馬漢書作選夏侯歐陽作率古尚書作鍰馬同　大傳曰罰之君民也罰不及鐉而天下治一鐉六兩

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鍰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鄭曰鍰六兩也　箋曰此正于昔之墨刑而今不簡之但罰之也改刑用罰者刑既不足懲徒爲殘刻今以罰困之亦猶有畫象之意

**閱實其罪**

箋曰閱容也容其罪不肉刑實其罪不赦而罰

**劓辟疑赦**

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　箋曰凡云辟前代之法夏侯歐陽皆書辟爲罰

**其罰惟倍**

司馬云其罰倍灑馬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

**閱實其罪剕辟疑赦**

剕從鄭大傳作臏漢書同司馬作臏元命包白虎通同玉篇引作跳　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臏

**其罰倍差**

馬曰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

凡五百二十三三分之一也箋曰司馬貞說倍差三百卅鍰二兩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大傳曰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其罰五百鍰五從司馬本又作六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大傳曰降畔賊劫略敓攘矯虔者其刑死箋曰記曰死罪曰在大辟凡大辟謂陷大法耳非親殺人故可贖可畫象也孔子曰五刑之罪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然則殺人以上之罪不在此大辟別有條律若今律十惡矣其罰千鍰大傳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鍰箋曰凡罰者出金金則銅也大傳注言死罪出鐵三百七十五斤以金為鐵閱實其罪

墨罰之屬千箋曰增于周初五百劓罰之屬千箋曰亦增五百

剕罰之屬五百箋曰周初剕爲刖以斷指代髕刹也其屬數同宮罰之屬三百箋曰減于周初二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箋口減于周初三百凡周初輕刑少重刑多所謂刑治國用重典今仍改從夏制五之屬三千大傳曰此皆夏制箋曰周初五刑之屬二千五百上下罪無僭亂辭箋曰上下謂擬其罪等若論有殿最也比者已行故事也獄既三刺又必察大小之比所謂律無專亻者故戒其生僭亂僭不信也亂不可理詰也辭訟者之詞也必依其首實之詞勿用不行箋曰不行者先世之舊典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

上服劉愷引適作挾箋曰適當也輕重謂用輕典用重典之世也上罪當輕若康誥殺人宥下罰當重若酒誥羣飲殺劉愷說爲以輕從重權及善人似非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大傳日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其刑不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日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箋曰此明已改制之爲權也穆王時天下已亂上失其道不可仍用治國重典乃改從輕所謂世輕也其後不能遵至于厲宣皆尙嚴猛宗周遂亡荀子云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惟齊非齊箋曰荀子說云先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有倫有

要箋曰要受獄成之簿也獄情不齊刑名則一故有倫理乃有要可覆罰懲非死箋曰罰五罰也懲止也非罪也設五罰所以止陷非而死者人極于病箋曰極鞫也人務于深文窮治則于是為病書言不徒肉刑為病金贖亦為病甚戒折獄之詞　箋曰王應麟說漢儒引人為佞佞巧謂高材也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箋曰良善也用善人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大傳曰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獄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詞　箋曰在存也差不相值也刑可省獄不可不聽者治民專在獄也小民之辭不能自直曲者恆佞直者恆戇若悉從其辭則差于情故有非從以察者有從以察

者徐幹說賞罰不可以疏數重輕
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

**哀矜哲獄**

矜哲從大傳東晉本作徹折　大傳曰子曰
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
肯無告有過必赦小辠勿增大辠勿累老幼
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
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
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辠甯失有辠與其
增有辠甯失過以有赦又曰子曰聽訟雖得
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續也書曰
哀矜哲獄

**明啟刑書胥占**箋曰占觀也**咸庶中正**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箋曰言折獄當明有依據與法官共劾之獄

**成而孚輸而孚**箋曰輸不成也春秋傳曰輸平者何敗其成也孚信也成

獄當以信服衆不成獄亦當以信服衆言不可苟務息訟反以益訟其刑上備有幷兩刑大傳曰小罪勿兼又曰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箋曰備具也有讀爲又幷合也上具者如當宮又當大辟則唯論大辟不論宮也又幷兩刑者宜幷書其兩刑之罪恐人疑小犯不科也王曰烏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箋曰官伯刑官之長族同姓姓異姓朕敬于刑有德惟刑箋曰刑法也法三后之德也今天相民作配在下馬曰相助也箋曰民當爲人配對也言天心仁愛人天子作對于下亦

宜仁愛人明清于單辭箋曰李賢說單辭偏聽無證據也民之亂

罔不中大傳曰聽獄之術大畧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義　箋曰亂所謂亂辭也民以辭亂上聽無不中以聽之言單辭不可先入

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箋曰私家謂懷私也今語猶然待兩辭而聽又無或一人私聽言當與眾共之也獄貨非寶

惟府辜功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箋曰府藏財

貨之地辜讀爲沽字亦作苦𪐴周官受苦功粗惡物獄贖以金非寶貨沽以金之用粗也

報以庶尤永畏惟罰箋曰言所以必罰者庶民惟永畏罰故以此報其愆尤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箋曰斷獄必中之於天人乃察其命令也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箋曰極上所謂人極極鞫也庶民惟以訟爲令政若但以天罰爲省刑苟務息訟不能極獄則無政令之可言矣

王曰烏呼嗣孫今往箋曰此詁後王修法何監

非德箋曰監伯夷也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

刑箋曰哲折也古之字從心爲悊智從口爲斷折立五刑以浚民之罪王者折人惟有

刑耳不無疆之詞屬于五極箋曰獄詞無窮恃德也皆屬比於五刑之鞫辭也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箋曰慶諸侯慶賜之典也嘉師獄官之長王朝大司寇監于茲詳刑也諸侯咸取中焉

甫刑弟廿七

# 文侯之命弟廿八　周書十九　尚書卷廿八

王氏集注幷箋

文侯之命　箋曰世家云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圭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因作晉文侯命劉向云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侯之命是也

王若曰父義和　義一作誼　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鄭曰義讀

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箋曰晉文公以小侯朝王遽授方伯故專曰父父字也春秋傳襄邾子曰儀父父郎甫也男子之美稱也大國同姓曰伯父惟五官之長稱之九州之牧則曰叔父然則小國當進者稱甫不配字者對他人言則曰某甫命其人不須加字也重耳首合諸侯躬至王所前例所無義和者二伯之稱也義爲東伯和爲西伯義儀擬古今字也命之爲西伯擬於和伯之職益未受九命先受九錫以其小侯不可驟進爵無妨郎授職故曰擬和猶今署任矣

丕顯文武克愼明德 箋曰推周受命所自以協諸侯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司馬升作登昭魏石經作邵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東晉本武作王此從司馬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曰辟公分陝之伯美伯功也箋粤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箋曰先祖卽先正也以文武時晉未爲伯故泛言之烏呼閔予小子嗣閔嗣魏石經作慜狗造天丕愆箋曰造遭也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箋曰侵戎戎侵也大難爲純純屯也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東晉本作俊在厥服此從漢書引箋曰我御事王官主諸侯者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皆死狄難故不克耆壽咎由王躬自啟戎禍引咎自責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

箋曰克堪曰于也王不堪祖父之業失國奔鄭

其伊恤朕躬

箋曰伊誰恤憂也望助之詞

烏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司馬釋績爲繼　箋曰有又也又繼我永安於位復國也

父義和

箋曰再命之爲西伯也

女克紹乃顯祖

魏石經紹作昭下同　箋曰顯祖太祖以後不祧之宗詔文侯仇也

女肇刑文武

箋曰肇謀刑法也二伯總天下故以諸侯而當謀法文武

用會紹乃辟

箋曰會合紹繼也乃辟文侯晉爲伯也會合諸侯勤王定霸也周東遷依晉鄭益晉爲西伯鄭爲東伯春秋初書鄭爲大國是其證

追孝于前文人

箋曰前文人開國君孝效也追效於晉始封之君謂法唐

叔也詩曰告于文人女多箋曰戰功曰多修扞我于艱若女予嘉扞說文引作斁箋曰修當爲攸詞也或云修長非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箋曰此三辭後從命而退之詞也晉侯在軍故曰視爾師覲禮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箋曰秬鬯一卣並鬯酒賜之也凡賜鬯但賜圭瓚加禮則以作成者賜之卣中尊以在道故不用大尊馬四匹者於乘馬之外別賜馬可單騎者爲田獵軍陳之用故曰四匹不曰一乘也路車乘馬來朝例予者盧左傳作旅司馬法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含文嘉說九賜

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則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于教誨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之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之秬鬯以歸祭祀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簡魏石經作柬　鄭曰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及鄙由近以及遠也　箋曰簡閱也恤慎也都王子弟所封大邑晉始爲王官後乃封國故本其親意言之閱愼之者謂品行戒兵也

# 文侯之命弟廿八

尚書卄八

秦誓弟卄九　周書二十　尚書卷卄九

王氏集注幷箋

秦誓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云云　箋曰序言敗崤還歸作誓非誓軍士也若誓軍工不得言不欲武夫兵端既開敗而遽止則無以立國雖蹇叔亦必謀戰勝也勝而不喜追悔前事故告國人兼告子孫

公曰嗟我士司馬作嗟士卒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

之　箋曰白虎通說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聽無譁予誓告女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箋曰訖止自始也訖自猶終始也若是多盤箋曰若順也盤古文彥字下云人之彥彥聖彥彥一作盤古今異文未改一耳人終始當順此多彥以明始事當謀賢人責人斯無難箋曰聞若盤之言未有不信爲至言而以訓責人者故無難也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箋曰如流言易行也詩曰巧言如流已受多彥之責而使易行是則難哉言克己不易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箋曰逾越也邁行也員讀爲爰已敗而求勝不勝則不可爲國故憂深恐無日云此恥惟

懼歲月之不長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說文引作來就惎惎箋曰古讀爲故故始也惎毒也始之謀人蹇叔百里子也罷兵之謀旣不可用以未就成我毒晉之志也**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箋曰將帥也今之謀人三帥諸將也姑用爲將將而益親之以能報晉也**雖則員然**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司馬說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箋曰雖因以得勝若始從老成之言初不至敗後何用勝故一無所愆**番番**

**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箋曰番番勇也旅衆也愆過也凡衆力之事皆已過時不可用尚庶幾也有親也**訖訖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訖從馬東晉本作仡馬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箋曰訖仡通用

字勇壯也欲讀爲猷謀也詩匪棘其欲記引作匪革其猶惟截截善諞言截諞春秋傳作諓諍箋曰何休說諓諓淺薄之貌諍猶撰也說文引戔戔巧言又引截

截善諞言諞便巧言也王逸引諓諓諍言僔君子易怠我皇多有

之怠從春秋傳引東晉本作辭箋曰追悔用杞子之徒也皇況也有親也聞其辭言

使君子心猶輕易之怠慢我況可多親愛之平昧昧我思之箋曰昧昧猶沒

沒也沒沒勉也如有一介臣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愨者斷斷猗

說文引郘郘猗禮記引猗作兮箋曰何休云斷斷猶專也無他技箋曰他技

奇巧異端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鄭曰休休寬容也　箋曰如讀若而而能也春秋傳作能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箋曰此釋上能容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彥禮記注云一作盤是禮記作寔　箋曰彥美也聖獻也美言可獻者若己口所自出乃爲能容　以保我子孫　箋曰賢者可遺子孫之安　黎民亦職有利哉　亦職禮記引尚亦王充引作亦尚　箋曰黎齊也職主也齊民亦主有利言蒙賢者之福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冒禮記作娼　箋曰娼妒也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箋曰不用賢則國危亡也黎民亦曰殆哉邦之阢隉曰由一人箋曰說文阢石山戴土也隉危也㭊圝曰不安也隉讀若虹蜺之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箋曰榮樂懷安也

秦誓弟廿九

序弟卅　　　　尚書卷卅

王氏集注幷箋

書序 司馬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又曰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曰書序孔子所作 箋曰序凡六十七當分爲三篇

虞夏書 鄭曰二十篇 箋曰十九篇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 箋曰光充宅度也將巡守徧度天下故以

老而遜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皆在堯時虞舜側微箋曰微匿也貴公子隱匿在下堯聞之聰明箋曰聰明虞廷二官名也堯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遠曰聰近曰明聞之聰明得其狀於聰明也將使嗣位歷試諸難鄭曰入麓伐木箋曰諸難巡守阻險之地國大政疑難作舜典鄭曰舜典逸帝釐下土馬曰釐賜也理也方設居方箋曰每四方設四岳是堯制也帝舜更立十二牧州各一人公三人別生分類箋曰蓋種蓺牧畜之事作汩作九共九篇馬曰共法也鄭曰汩作九共已逸稾飫鄭曰稾飫亡皐陶矢厥謨禹

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鄭曰大禹謨已逸箋曰序先言臯陶矢厥謨今書載臯陶立九科禹昌言孳孳戒帝之事似本無大禹謨也大禹臯陶謨亦猶棐伯肅慎命鄭云見大禹禹逸篇所未審也棄稷鄭曰棄稷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鄭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作貢箋曰禹所自作故不云作禹貢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雒汭馬曰須止也鄭曰避亂于洛汭箋曰王符云夏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雒汭是謂五觀楚語啟有五觀作五子之觀觀本作歌鄭曰五子之

歌已逸　箋曰韋昭云觀地郎雒汭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鄭曰允臣名胤征已逸

商書鄭曰四十篇箋曰四十一篇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本紀契子昭明子相土子昌若子曹圉子冥子振子微子報丁子報乙子報丙子主壬子主癸子天乙爲成湯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鄭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湯所都　箋曰先王元王契也蓋湯立後所追王作帝誥司馬一作俈東晉本作告釐沃司馬無釐沃　鄭曰帝誥釐沃亡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

征之作湯征鄭曰湯征亡　箋曰趙岐云葛嬴姓之國伊尹去薄

適夏既醜有夏箋曰去國曰醜詩曰無我魗兮復歸于薄入

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司馬方作房作女鳩女方

鄭曰女鳩女方亡　箋曰自帝誥至女方五篇舊以爲夏書加伐者入商湯既勝

夏欲遷其社不可鄭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　箋曰因旱而遷不必言勝夏蓋立社始夏至是始有亡國之社欲遷之者社在帝都當遷之于薄也不可者地無不在不同於宗廟也於是

屋之而制禮典因作誥以戒亡國作夏社司馬夏社在典寶後鄭曰夏社亡疑至臣扈司馬無疑至臣扈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鄭曰疑至臣扈亡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陑隔頋省文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鄭曰鳴條南夷地名作湯誓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司馬大坰又作泰卷又作泰餇坰又作洞中虺作誥司馬虺作罍荀子作蘬鄭曰中虺之誥亡湯既黜夏命復歸于薄作湯誥鄭曰湯誥已逸伊尹作咸有一德鄭曰咸有一德已逸咎單作明居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鄭曰咎單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司馬朡作㚇鄭曰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箋曰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朡亭俘厥寶玉

義伯中伯義中從司馬班固同東晉本作誼仲作典寶鄭曰典寶已逸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鄭曰伊訓逸肆命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肆命逸徂后鄭曰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徂后亡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箋曰大康地記尸鄉有亳阪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三年復歸于薄思庸箋曰思詞也庸功也

伊尹作大甲三篇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大甲三篇亡沃丁

既葬伊尹于薄箋曰伊尹冥之後故葬于先王之墓咎單遂訓

伊尹事作沃丁本紀大甲子沃丁鄭曰沃丁七伊陟相大戊

本紀大庚子大戊馬曰大戊大甲子薄有祥箋曰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並以爲湯

時云祥者福之先桑穀共生于朝鄭曰兩手搤之曰拱箋曰其生之若

連理伊陟贊于巫咸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神巫也鄭曰巫咸巫官

箋曰贊進也薦于王作咸乂四篇司馬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馬曰乂

治也鄭曰咸乂四篇七大戊從司馬補鄭無此篇大戊贊于伊陟

司馬云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箋曰贊薦之欲禪以位作伊陟鄭曰伊陟

亡

**原命**司馬云伊陟讓作原命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鄭曰原命已逸　篹曰益伊陟復薦原自輔故命原修禹湯之道

**仲丁遷于囂**司馬云大戊子仲丁囂作嗷　篹曰水經注濟水東經敖山上有城仲丁所遷

**作仲丁**鄭曰仲丁亡

**河亶甲居相**司馬云大戊子河亶甲　篹曰地理志相縣屬沛郡括地志内黄縣東南三十里河亶甲築都之所名殷城也

**作河亶甲**鄭曰河亶甲亡

**祖乙圯于耿**司馬云遷于邢馬曰圯毀也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篹曰自仲丁至祖乙計其年不滿百而國三徙勞費大矣殷人以遷都爲富民之計若國圯于水則耿不如相也耿舊說在皮

氏去相幾二千里段玉裁以耿一作邢邢當爲邢邢鄭地近之矣相無水患隊邢俱近河然則遷耿所以治河與治河而圯必有經畫非但修德也

**作祖乙**鄭曰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祖乙亡

**般庚五遷**箋曰殷書記湯始遷薄仲丁再遷囂河亶甲三遷相祖乙四遷耿則般庚五遷于殷

**將治亳殷**束皙引孔子壁中尚書治亳作始宅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

**民咨胥怨**鄭曰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作般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司馬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　箋曰說蓋高宗舊勞于外之故人卽位求之不得說已庸築于虞山矣夢見其地依而求得之

**使百工營求諸野**箋曰

夢其在版築故使百工營求之**得諸傳巖**司馬巖作險馬曰高宗始命說為傳氏鄭曰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為氏箋曰墨子云傳說居北海之州水經注傳說隱室俗名之為聖人窟東北十餘里即顛軨阪今平陸縣地**作說命三篇**說禮記引作兌鄭曰說命三篇亡**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班固引飛升作登鄭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耳鼎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大傳曰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艸也野艸生

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鄭曰高宗之訓亡 箋曰高宗感雉雊而問祥桑穀災異之事

**殷始咎周**

馬曰咎周者爲周所咎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 箋曰咎責也文王免羑里之囚知紂不可事乃受命稱王殷猶以西伯禮待之故責問其擅兵不朝也是時受命四年

**周人乘耆**

鄭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耆明年伐崇 箋曰乘耆起兵隨使者以出也周見咎不可自明其不朝既禮使者隨伐紂譏內以示不臣紂

**祖伊恐奔告于受**

馬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

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作西伯戡耆

殷既錯天命馬曰錯廢也微子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作誥父師少師

周書鄭曰周書卌篇

惟十有一年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

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司馬云十二月戊午作

大誓三篇箋曰劉向曰武帝末民得大誓書于壁內王充云孝宣時河內女子得此漢時僞書也後東晉復有僞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千從司馬孟子書同東晉本作百與受戰于坶野鄭曰坶野紂南郊地名作坶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狩狩从司馬東晉本作嘼非箋曰狩巡守也以伐國往以巡守歸言天下歸服之至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箋曰武庚紂子誅君之子不立立之爲監大夫而已別以公子祿父爲殷後使管叔蔡叔武庚監之是爲三監以箕子歸箋曰以歸者執之之詞也箕子在囚因以歸周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箋曰邦封聲義同戎通用班宗彝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

受物也
作分器
鄭曰分器亡
西旅獻豪
豪从馬鄭作獒馬曰豪酋豪
大保作旅獒
鄭曰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旅獒已逸 箋曰獻豪禽其酋長來獻也旅臚也遠方之國臚傳乃能達
巢伯來朝
鄭曰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國世一見者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周 箋曰韋昭云廬江居巢巢伯之國今巢縣
芮伯作旅巢命
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旅巢命亡 箋曰芮伯主之故傳王命
武王有疾不豫
不豫從馬本東晉本無 箋曰不豫蓋言不豫備謂無太子也許愼以爲不喜未嘗聞有疾而喜者
周公作金縢
大傳金縢在大誥後
武王

崩箋曰管子書武王克殷七年而崩三監及淮夷叛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　箋曰三監管蔡武庚也初流言閒讒周公公去遂又以復殷爲名而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鄭曰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黜貶退也　箋曰周公還朝與師伐叛不可仍受命于二公故遂攝王此云相成王者史臣以攝王事故入成王編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鄭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　箋曰黜殷命殺祿父也始封祿父居殷故都守先王之

宗廟今仍黜之以殷爲王官地命微子啟代殷後鄭曰微采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箋曰先命微子領殷宗室居宋爲殷別子之宗今乃進爲公作微子之命鄭曰微子之命亡

唐叔得禾箋曰左傳云唐叔虞成王母弟司馬云得嘉穀今之小米異母同穎母從司馬東晉本作畝大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貢諸成王鄭曰三苗同爲一穗箋曰母本也連理禾也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司馬云歸于兵所箋曰唐叔受封在歸政後東蓋成周也薇而歸美焉作歸禾司馬歸作餽鄭曰歸禾亡

周公既得命禾鄭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旅天子之命

司馬旅爲爲魯　大傳曰王召周公而問公曰三苗爲一穗和氣所生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常氏重譯來朝　箋曰旅廬也蓋傳言以命越常作嘉

禾鄭曰嘉禾亡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箋曰本無霍叔無可言也以殷餘民封康

叔鄭曰康叔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幷邶鄘也　箋曰康叔以司寇監畿初居朝歌爲鄘後立王城乃從于衛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在豐

欲宅雒邑鄭曰欲宅土中建王國　箋曰成王避周公居攝欲度雒邑爲周公

退老之地使召公先相宅鄭曰使召公在前覛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
往也　箋曰召誥召公傳王親與聞周公之意今此以相宅為重者本王意欲中分封周
公也作召誥箋曰不日召公作誥者王謙讓之意在相宅史主記其事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鄭曰居攝七年天下大平而此邑成乃名
曰成周也　箋曰周公復讓以新邑為王城而已居成周成周前四年所營作使來
告卜作雒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箋曰經云遷居西爾
則遷之于鎬京周公以王命告東晉本告作誥此從司馬作多士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民民者無知之稱周公作毋佚召公為保

**周公爲師**馬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箋曰師氏保氏掌教國子成王幼故周召兼之**相成王爲左右**馬曰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不說**馬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 箋曰召公以周公攝王伐叛後仍不就臣位則國有長君已不宜仍爲保故不說求去閒周公誥而悟後作召誥述其言**周公作君奭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司馬踐作殘 大傳曰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鄭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

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
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
作成
王政
政從大傳東晉本作征　馬曰政正也
鄭曰成王政亡　箋曰命篇曰成王史
所追題蓋周公以王命
告奄民故編次于此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于薄姑
薄從司馬馬同東晉本作蒲　馬
曰薄姑齊地名鄭曰奄既滅矣其
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報于大
國　箋曰薄姑奄君氏將脅持也薄姑宗眾
彊盛周公以師脅遷之呂氏春秋云遂
之至于江南其故地則齊魯分有之云云
周公
告召公
箋曰告召公者周公
遠涉江海令備京師
作將薄姑
鄭曰
將薄
姑
亡
成王歸自奄
箋曰成王不躬伐奄也經云
周公曰昔朕來自奄然則諸

成王皆後人所加在宗周箋曰宗周對成周言之誥庶邦作多
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司馬黜作絀滅作襲還歸在
豐箋曰就文王廟周公攝王作周官司馬云周之官位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
官鄭曰周官亡箋曰使周官治商奄故地也周公作立政箋曰還政後告
于左右周公書終此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東晉本息作肅
馬曰息慎北夷也鄭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王辨榮伯司馬辨作賜東
晉本作俾此從馬馬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箋曰辨治也作賄
息慎之命鄭曰息慎之命亡箋曰凡聘禮有贈賄記曰在聘而賄周公

在豐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箋曰成周遠京師故居豐豐所生長之地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畢箋曰此未發金縢以前故令從文王葬用諸侯禮也其後別爲周公營居中之墓加天子告周公作亳姑鄭曰亳姑亡箋曰名取亳姑者蓋記周公踐奄封魯之事或者依伊尹于亳之禮姑讀爲故周公既沒命君陳箋曰禮記注云君陳蓋周公子伯禽之弟分正東郊鄭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郊成周箋曰此言成周即東郊也經師注誤入正文作君陳鄭曰君陳亡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

王作顧命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司馬云作康誥箋曰尸天子者代成王體太子若太子爲尸者然今康王之誥在顧命篇伏生分爲二則書二十九篇存康王命作冊畢分居箋曰畢悉也悉分殷民之故居是始罷阪尹矣里成周郊箋曰里謂設鄰里鄉鄙縣五長治殷民如周民也至作畢命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序相應畢命亡箋曰蓋冊霍侯使分之穆王命君牙牙禮記引作雅司馬云康王子昭王子穆王爲周大司徒箋曰周大司徒蓋居王城所謂宏父者則冢爲太僕

正亦在王城與作君牙鄭曰君牙亡穆王命伯臩東晉本臩作冏爲周大僕正作臩命司馬云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大僕之政作臩命復謚鄭曰臩命逸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鄭曰蔡仲之命亡箋曰沒者善詞非叛殺之蔡叔也又在此穆王時蔡祭公之後耳左傳引云王曰胡毋若爾考既不與此相應亦非教孝之義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開從馬亦作開作柴誓呂命穆王訓夏贖刑箋曰訓順也用夏后之制作甫刑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東晉本作平王釋文

云馬本無巫字錫作賜　箋曰王當爲襄于上皆若謚此但言王則凡謚皆後加之作

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東晉本殽作崤此從司馬左傳同還歸作秦誓司馬云三十六年取王官及師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

序弟三十